

liangyou
良友

第一辑

超文本
一个抑郁症患者的遗书
心历史
因禁自己
1980年代的老县城
过去的好食光
大肚川忆旧
访谈录
傅红：艺术与生活
铿锵录
《百家讲坛》的前世今生
易中天的秘笈或佳例
我为什么要批评易中天
为易中天两辩
私房菜
绿头巾·绿帽子
旗袍不能承受之重
喜欢小男人的理由

记忆的首日封



档案馆
天亡的诗心
鹅毛笔
《莎乐美》的故事
速写簿
死在飞机上的博士
张主任
马当路惹大
演讲稿
密云：彩云密集的地方
旅行包
一个满是记忆的首日封
刘文彩庄园见闻记
连城诀
『我的最后的北京』
上海的爱与路

文匯出版社

良友

第●辑

记忆的首日封

主 编

萧关鸿 蔡晓滨

执行主编

臧 杰 薛 原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忆的首日封 / 蔡晓滨 主编.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7.1 (良友丛书第1辑)

ISBN978-7-80741-138-3

I. 记... II. 蔡...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0898 号

记忆的首日封(良友丛书第1辑)

主 编 / 萧关鸿 蔡晓滨

执行主编 / 臧 杰 薛 原

责任编辑 / 何 璟

装帧设计 / 书衣坊·朱赢椿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良友书装·毛海红

制 版 / 青岛人印人数码输出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00 千

印 张 /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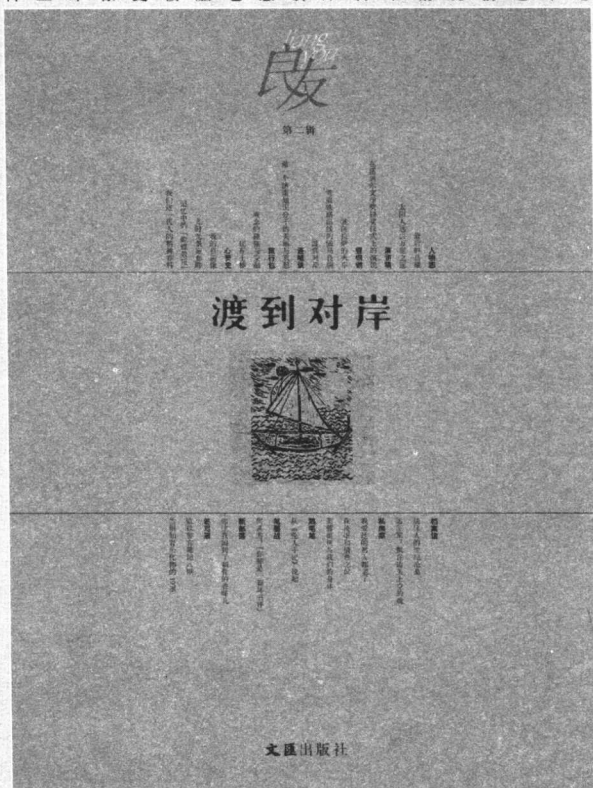
印 数 / 1-6 000

ISBN 978-7-80741-138-3

定 价 / 22 元

策 划
 青岛日报报业集团“良友书坊”
 营盘兄弟文化（青岛）有限公司
 出 品
 文汇出版社

人物志
 最后的昌耀
 太阳人远去万里之遥
 演讲稿
 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
 铿锵录
 驶向拉萨的火车
 青藏铁路沿线的骏马良驹
 渡到对岸
 连城诀
 做一个济南知识分子的美丽与哀愁
 旅行包
 观念的碰撞与交融
 住在土楼
 心灵史
 我的自画像
 儿时光景宛如昨
 记忆中的「蝴蝶效应」
 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养料



档案馆
 法律人的世纪沧桑
 远征军：飘在边关上的魂
 私房菜
 我爱过的男人都老了
 在流氓和情色之间
 芙蓉姐姐与我们的身体
 鹅毛笔
 从《荒人手记》说起
 笔墨战
 何其芳：「你那是一篇坏书评」
 新部落
 你让我闻到了刺骨的香味儿
 速写簿
 监狱警官笔记八则
 兰州知青朱化伟的

目·录

超文本



一个抑郁症患者的遗书·奥基弗·001

心灵史



囚禁自己·残雪·025

1980年代的老县城·赵柏田·031

过去的好食光·于青·038

大肚川忆旧·孙少山·041

访谈录



傅红：艺术与生活·邢小群·049

铿锵锵



《百家讲坛》的前世今生·傅光明·069

易中天的秘笈或伎俩·胡修江 丁国强·080

我为什么要批评易中天·葛红兵·085

为易中天两辩·杨曾宪·088

私房菜



绿头巾·绿帽子·李梅·99

旗袍不能承受之重·卫樱宁·104

喜欢小男人的理由·叶行昆·107

目·录

档案馆



天亡的诗心·蒋泥·115

鹅毛笔



《莎乐美》的故事·余凤高·129

速写簿



死在飞机上的博士·薛原·135

张主任·吴茂华·144

马当路熬大·张远山·147

演讲稿



密云：彩云密集的地方·刘齐·151

旅行包



一个满是记忆的首日封·diandian·157

刘文彩庄园见闻记·燕妮·163

连城诀



“我的最后的北京”·朱冰·173

上海的爱与路·周佩红·180

良友稿约·114

良友余话·182



超
·
文
·
本



1

这么多年来，我从未允许自己沉迷在庸俗的电视剧里，除了犯病的时候。二十七岁犯病那年，我就是木僵地毫无兴致地坐在电视机前。这半年，又是这样，除了睡觉，就是看电视，过着猪一样的生活。

住院的两个月，我胖了很多，XX通和XX平都是让人发胖的，出院以后，我的许多衣服都穿不上了。现在的

药真是贵，XX平60块钱一片，我爸我妈毫不犹豫地给我买了，他们盼着我好，但是我知道我好不了，就算是好了，也得一辈子当他们的寄生虫，耗费无数金钱。在医院查房的时候，大夫总问我最近感觉怎么样，我都说好多了，情绪很平稳，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所谓的情绪平稳只不过是木讷、呆板，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没有欲望，没有想法。

我厌恶医生，尤其厌恶精神科医

生，他们有权剥夺一个人外部的社会生活，而且，他们有一个逻辑，你要是不承认自己有病，你就是有病，你要是承认自己有病，就说明你对病情有自制力。

为了早点出院，每次大夫查房我都迎合着她的心思说，终于有一天，大夫说我基本上好了，可以出院了。

一出院，我就去电脑上写文章，几次写下来，我绝望了，我丧失了写作的激情和欲望，再也写不出好文章来了。人说文思如泉涌，我的泉水干涸了，这个时候我绝望了。我自己去弄来安眠药，大半天大半天地睡觉，整下午整下午地看电视，我觉得我生命的意义已经被抽干了，我的欲望被阉割了，我变成了一个行尸走肉。过了一些日子，我自己停用了XX通和XX平。我不能再写字了。我生命的根被拔掉了。我被那些药物阉割了。吃XX通和XX平的那两个月，我停经了，我想我真的变成一个老人了，我还没灿烂过就老了。

我爸爸妈妈都是极善良、极优秀的世上难找的好人，他们都是医学专家，他们都很有学问。但是，他们实在是太理性了。这二十年来，无数的结结成了死疙瘩，解也解不开。这么多年来，夜晚对我来说是煎熬，我吃很多安眠药，这些年我吃的安眠药毒死一百个人都够了。一盏孤灯，一个人在床上辗转反侧，这十年来，我都被修炼成一个“姑子”了，闲敲棋子落灯花，销尽窗外一夜春。这两句，是我写的。

我老了，我现在只是想给自己写一个回忆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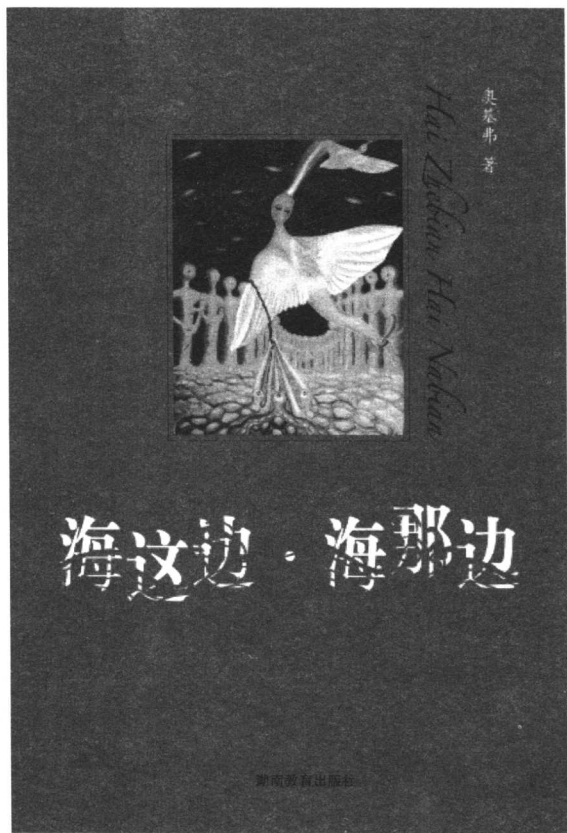
在这个小小蜗居里的这张床上，我奶奶过世了。我病得很重。这张床，几乎成我全部的活动空间，我妈说，她可能具备我奶奶的素质，我奶奶兢兢业业地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她也兢兢业业地干了三十多年医生，但是我总觉得我妈不像我奶奶，我奶奶是个慈祥的老人，而我妈妈是个大教授。每次我想跟她聊天的时候，都像是一个教授在训导一个学生，结果总是教授是对的，学生是错的。她总说要向前看，要向前看，我知道她满心希望我好起来，但是我心里很清楚，我是好不起来了，她从来都说真理，向前看，向前看。

有一天，我买了一份《小说月报》，作者都是我的同龄人，他们有的是中文系毕业生，有的是文学硕士研究生，我跟她说我烦躁、气恼，她说要向前看，你也可以写，而且还能比他们写得更好。她说你也写嘛，你可以把你的经历写下来。我这不是正在写着嘛，我要为我三十七岁的生命做一个总结。我妈鼓励我说，医院里的老师都夸我的病历写得好，这么好的文笔，为什么不当医生写病历呢？她根本就不懂，我的文字不是为了写病历用的。我知道写

病历是怎么回事。在我做实习生的时候,医院为了争取当上三级甲等医院,就把以前所有不合规范的病历拿来让我们重新撰写,所有没做的检查单都根据日期补上,没做死亡病例讨论的病人就叫一个文笔好的同学伪造一

份。在我当实习生的时候,写过无数假病历,贴过无数假化验单,杜撰过无数死亡病例讨论。

我知道我不适合当医生,因为我是一个过于感性的人。我多么留恋我的高中时代,那时候,每一次作文课都读



我的范文,学校里编辑的优秀作文集里,每次都有我的文章,写作文是一件极快乐的事。读高中时,我是个好学生,曾跟着B市学联去北京,参观过北大,见过未名湖。从那时起我就有了自己的理想,但在上到高中二年级文理

分科的时候,我与父母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他们希望我读理科,考医学院,继承他们的事业。医学院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聊、最死气沉沉、最缺乏想像力的地方。在这个问题上我跟父母发生了冲突,所有的亲朋都来劝说我,最

后,我屈服了。

二十年前,我十七岁,我曾经被一个大我五六岁的男孩子诱骗。那个男孩在一个编辑部工作,他喜欢古典音乐,就约我到编辑部去听音乐,他很有经验,开始几次,他总是约我去听音乐,我们说话谈艺术谈人生,觉得很投缘。然后,他慢慢地靠近我的身体说一些动听的情话,他让我感到松弛,然后,他开始慢慢地抚摸我的手、我的胳膊、我的身体,当他觉得我开始变得紧张的时候就停下来。慢慢地,我开始接受他,终于有一天,他拥抱了我并吻了我,但他没有继续,他放开了我,他跟我约好第二天见面,我隐隐感到了危险。那天下午,我没去,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书、烟草和男人的体味混在一起的充满性感的味道。

二十年前的问题,到现在可能就不是问题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孩,身体健康,性欲旺盛,就和一个她一不小心喜欢上的不太合适的男孩有了性关系,而她把这告诉了父母,她真是太诚实了,那么,她的父母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二十年前,我们家的天塌下来了,正是青春勃发的年龄,正是欲望炽烈的岁月,我忘记法定婚龄是多少,但是现在大学生都可以结婚了,就是那些单身贵族也肯定不是“和尚”和“尼

姑”。我有性关系了,我告诉他们了,他们雷霆震怒,那个男孩的确是个不合适的男孩,但我痴迷了,我失去了判断能力,对二十年前的事,我不想多说。

树木健康地生长,长成什么样子都是美丽的,社会却不是这样。这让我想起福柯,他在街上公开追逐美少年,主张开放所有的疯人院。

我想起十七岁的时候,我是一个多么健康开朗的女孩,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却如此闭塞孤独。

我已经丧失了文字表达能力,并对网上的那些闲话毫无兴趣了。

没有人明说,但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女孩精神有问题。

我的老师 A 是我父母的挚友,他说的话是真理:要全面发展。于是我在抗拒了三个月之后进了理科班,恶补数理化。

我的志愿表上清一色填的是医学院,他们说让你妈教你就行了,亏了我没有呆在 X 医学院而是去了 Y 医学院。可是在那里还有他们无微不至的保护伞,那个死气沉沉的医学院只有一个错误的男孩愿意跟我谈文学,从此一切都错了。

我的病是治不好了。最初几年有好转,但随着日后一次次打击一次次恶化,终于从单纯的忧郁症转变成了

情感型精神分裂症，这种病是要终生服药的。我走了，大家也就都解脱了。这是一个好办法。

我妈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优秀的医生，所有的人都尊重她。她敬业，对病人负责、对学生严格要求，所有的人都尊重她。但我跟我妈是两种人，我不喜欢医学，我妈不懂文学，我父亲也是个医学专家，当年我高考报志愿的时候，他说：“文学根本就不用学。”就是这一句话，击碎了我的文学梦。



我曾经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好学生，如果我学文学，我保证自己能成为一个很好很好的小说家，那时候，我也许不在乎活到七十三岁。但三十七岁的我成了一个精神病人，丧失了写作的能力。

我想我奶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我奶奶，我奶奶是在我读大学二年级时的那个五月份去世的。B市离着C市很近，但是他们没有通知我，他们说这是为了我好，因为我和我奶奶感情深，怕我受不了，又说不把我奶奶去世的消息告诉我是怕影响我的学习。

我很怀念二十年前我十七岁时的家庭生活。那时候我弟弟还是个活泼的、爱说话的男孩，吃饭的时候，饭桌上很热闹。我二十岁时犯的错误给了我弟弟教训，在他青春期的时候，他每

天都沉着脸在家里一句话都不说。

二十年前，我还是一个开朗、快乐、愿意做家务的女孩。我和我奶奶一起住在这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里。那时候我奶奶已经病了，每天晚上她都看着我读书写字，她总是说，要好好学习呵，要好好学习。

我想我奶奶，我奶奶的照片有一张曾挂在这张墙上，她慈眉善目地笑着，我回来，看见床空着，只有这么一张照片，我觉得她没走，就在我身边。

我的文学素养就是我奶奶一个字一个字地培养起来的。她走了，就那么草草了事地走了，连个追悼会都没有。我现在特别想我奶奶，我想早点跟她在一起。



我其实都有点无所谓了，为了这个家收留我，我每天呆在家里，吃饭、睡觉、看电视，头脑中空无一物。只要我一开口说话，就会引发像精神病院里的骚动。

这两天，他们会规律地给我吃药，等到婚礼结束他们就会商量把我送到那家精神病院去治疗。

城市化进程，人们你死我活的竞争心态和过于求完美的趋势，是造成现在精神疾患大量发生的根本原因。人们把城市变成一个囚笼，如果你心情郁闷摔了几只碗，他们就可以把你



liang you

送进精神病院去。一个家庭里,大家像四国会谈一样吃饭,饭后,我说我郁闷,就跟我妈说话。她说,我对这个家不负责任,我变了,跟小时候不一样了。我小时,我爸爸妈妈都忙,没空顾家。我上小学,每天早晨领着弟弟去幼儿园,路过菜场买菜回家,我奶奶那个时候身体已经不好了,我做了饭,收拾完所有的家务,然后开始写作业,我还会考一百分。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是从上大学认识了那个错误的男孩以后开始变的,每次假期回家都面临着急风骤雨一样的政治思想工作。

我妈说,你这样做,给你弟弟做的什么榜样。那年我弟十二岁,也快到青春期了,家里发生的这一切他都记在心里,他吸取了经验教训,他沉默。于是,他变成了一个受人尊重的男子汉。我不知道他的青春期是怎样熬过来的,在他读中学的时候,他已经变得金口玉言了。

他什么也不说,所以他们认为一切平安无事。而我变了,我尽可能少回家,尽可能躲开政治思想工作,而且,也不愿做家务了。我曾经是一个爱做家务的快乐的女孩。



2005年11月份,随着一次大发作,我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我从来没见过

过那么像猪圈的医院;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护士,有些病人需要约束,她们绑人的技术比打针的技术高明得多。精神病院里每餐开饭的时候,都有一大群病人端着自己的盆抢着盛菜,不管多难吃的饭都必须把它们全部吃光。

食堂在西边,晚饭的时候,总能看到西沉的太阳和电视塔,我就在想,朋友们又在聚会了吧。西边的太阳会把海染得绚丽多彩。有些病友就喊,太阳、太阳。

和我同屋的一个女孩子父母双亡,她跟着表哥住,可她的表哥又离婚了,她和她表哥的妻子合不来,她表哥就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一住就是九个月。在精神病院住到老死的不在少数,那也是一份人生呵。

我的病,需要终生服药,这说明我的病是好不了的。我不太明白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是怎么回事,这是一种黑色幽默,好像脑内什么东西多了,什么东西又少了。我也很清楚在我这个年龄,就算病情有所缓和,恢复工作能力也是不可能的了。我是一个负担,一个十七岁做梦都想成为一个作家的女孩在她三十七岁的时候成了社会的负担。

崔永元得了急性单向抑郁症,他治好了。可我的病程太长,十年,从单纯的抑郁转化成亢奋和抑郁交替出现。现在,又转成了情感型精神分裂症。那些药,只是让你保持安静,当一

个安静的“正常人”。现在,或许我的病已经转化为慢性抑郁或难治性抑郁。我的父母是医生,他们相信药物甚至迷信药物。这真是个黑色幽默,一家医生治不好一个病人。

我没吃他们让我吃的药,结果被发现了。他们准备再把我送进医院里去。他们说因为婚礼在即可以缓一段时间。



我与父母间是无法交流的,他们言必北京上海,可我的理想是去读一个中文系或者再考一个文学硕士,在报纸或杂志做个编辑,就职于一个文联或作协这样的松散单位,写写稿子,编辑文字,做一个普通而快乐的女人。我们之间是无法交流了,他们追求完美的性格容不下这么平庸的理想,可我十七岁的理想就是这么平庸。

他们认为,在医院里吃的那些药是把我治好了,实际上,那些药只是让你麻木,让你不思想,把你变得像猪一样快乐、安静、知足。

出院以后,我偷着弄了些镇静药,打算用无休止的睡眠麻痹自己。在医院的两个月,我是像猪一样安静的木呆的,这两天,我变得愿意说话了,又谈起了当年往事。他们觉察了,因为我的表现跟我在精神病院里的表现不一样了,他们要的是一个像猪一样安静

快乐的人。

可是医院里面的治疗彻底阉割了文字给我带来的亢奋和快乐,他们认为我正常了,他们说向前看,他们说你写吧,可是那治疗成功地阉割了我,我从精神上到肉体上都毫无欲望了。

我写作的翅膀折断了,我再也无法亲近我的文学了。我的父母都是优秀的人,但他们怎么是这样超理性的人。可偏偏我又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就像一棵自由生长的枝叶繁茂的树,他们却无法容忍她的自然美,一定要把她修剪成中规中矩的方形圆形或三角形,他们就满意了。因此,他们说应该再把我送进精神病院以满足他们的要求。

我在想苏格拉底的死,时辰到了,他便把毒酒一饮而尽。我的时辰也快要到了,我感谢我的爸爸妈妈收留了我十年,对于钱他们从没在乎过,这使我非常内疚,亲情归根到底还是一个金钱问题,我不能再花他们的钱了,这一切,应该结束了。



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选择了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想除了抑郁症本身的影响,或许还有别的原因。B城诗人D是自杀的,“玫瑰色的房间,碧绿色的语言”是他的诗句。或许,在这样的人心里有一些他们认为至高无上的事

物，有一些与他们的生命同等重要的追求，当这些事物消失这些追求破灭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了，他们是性情刚烈或是偏执的人，他们不愿意在这个世界上苟活。

现在，得抑郁症的人越来越多，治疗的药物和方法也越来越多，我认为抑郁症是个社会问题。我们把我们的城市变成了一个小格一个小格的囚笼，让人们像疯狂老鼠一样工作。我认为医学已经在超边界运作，他们把一些社会现象冠以疾病的名称，并且试图用化学药物解决社会问题，这也是我厌恶医院厌恶医生最主要的原因。

我住在家里，我的父母都是医生，他们监督我吃药，看护我的活动，走廊从这边走到那边是六步，房间是十平米，他们让我出去活动活动，但是我不愿意出门，这个家就变成了一个开放式的精神病院。

他们给我开的那些药，我根本就没吃，吃了那些药，整个人会变得木讷、痴肥，而且是要终生服药，就是让你像一口肥猪一样过一辈子，像猪栏里的猪一样活着，直到老死。

我不，那种活法是一种耻辱。这个地球上资源已经不足，失去生命感和生命意义像猪一样活着，我觉得太浪费。死亡有什么呢，每个人不都会死吗？不是有很多人采取了不同的死亡方式吗？

我是医生，我知道如何死法，但我

在等属于自己的时辰。

我身体里全部的血液都会浇灌在我热爱的文学上，这或许是一种行为艺术了。



有一些人疯了，又好了，但我知道我好不了了。

从抑郁症到情感型精神分裂症，病情在加重，要终生服药，这个经济负担，实在是太大了。我的父母年事已高，他们还要养老。

我愿意在我死时保持一种相对美好的姿容，而不像锁在铁笼子里的病人那般痴肥，XX通和XX平都有致肥胖作用，而且会引发停经。

我私自停药二十多天，结果我的月经正常了，身体也有了少许欲望。我想起林语堂先生的大女儿如斯是自缢身亡，她死的时候，桌上的茶都是温的。真不知道她在研究唐诗和宋词的时候都想了什么。

这一次我要躲过所有障碍选择死亡，悲伤很快就会过去的，生活仍在继续。一个生命崩解了，还会有另外的生命生发出来。

他们在我十七岁时做的那个决定，让我二十年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和坐标。

我在医学院里试着写文章，但没人感兴趣，没人指点。

我不要成为一个名专家、名教授，扬名四海，我只想成为一个安安静静写作、本本分分持家的普通女孩。

我的老师 A 说，你就要变成一个像你妈那样的人，于是，全家如尊圣旨。我去过北大未名湖，但他们说，文学，根本不用学。我吃得很少，睡眠很差，但我绝不服用那些药物，我要让自己死得好看一点，我决定去死，不是一时冲动，是因为我今后的人生没意义了。



我一直在想死亡这件事，我认为人有权利在自己觉得合适的时候有尊严地死去。我在医院里呆了很多年，我无法承受医生和护士对死亡的轻慢。死，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就在我写这些字的时候，世界上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我的父亲为照顾我护理我，整整看护了我十年，我感谢他，我又恨他。十七岁的那一年，文理分班的时候，我每天哭，每天哭，要读文科班，“文学根本不用学”，就是这句话，造就了我的命运。我去过北大，见过未名湖，我抗争了三个月，结果我屈服了。

我还记得我奶奶过世之后的那个暑假，我买好了糖酥煎饼，准备回家看奶奶。我爸和我弟弟像没事人一样说要跟我在 C 市多呆几天，我觉得很高兴，就带着弟弟去 XX 湖、去动物园。过

了好几天，弟弟板着脸什么也不说，我们坐车回家，到了家门口，他们才告诉我奶奶过世了。进了屋，奶奶睡的床是空的，墙上只有一张照片，我哭了一夜，第二天，为爸爸做了一碗鸡蛋面，自己也开始吃饭，结果，他们说我不孝顺，因为我爸为我奶奶哭了三个月，我却只哭了一天。从那以后，我就总想我奶奶。我不说，但我心里想。想到不久后就能在天堂里见到她了，我心里有一丝喜悦。

十年前，我曾犯过一次严重的抑郁症，我感谢你们又给了我十年的生命。但是，事不由人，我读完了研究生以后，更加厌恶医学，厌恶医学院。研究生毕业那年我三十岁，我的论文完成得很好，我在医院和医学院里呆得太久了，医院的冷漠和医学院的刻板，让我从骨子里感到厌倦。我想换一种活法，就去经商。因为在学院里呆得太久，在商海中我不断呛水受伤害，结果导致旧病复发，抑郁症的发作频率越来越频繁，几乎每个月都要卧床不起将近十天。在我能活动的时候，我就开始写字，然后又是一段卧床不起的日子，这种状况每个月都发生一次。



我想说说我在 X 医学院读书时发生的事情。

我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认

识了一个错误的男孩，我给父母汇报了我所有的感受，那一年，我二十岁。我触到雷区了，整夜整夜的思想政治工作，那个男孩不是个合适的男孩，但是他还愿意听我谈文学。那个时候的我连婚姻的概念都没有。我认为，有了性关系是不一定要结婚的，我告诉他们，我们同学都这样，但他们不信，他们认为大学就是修道院。

在X医后来又发生了那么一件事。我有件东西寄存在我父母认识的伯伯家，有一天晚上我去取东西，途中要经过一个小树林，天很黑，那个伯伯突然摸了我的乳房。我惊了，连夜坐车回了家。又是一次地震，我妈问我为什么你能跟那个男孩上床，却不允许那个伯伯摸你的乳房？我回答说，因为那个时候我爱那个不合适的男孩，而那个摸我乳房的伯伯已经跟我爸爸一样大了，一个是做爱，另一个是猥亵，性质是不一样的。

后来，我才明白，男人，其实是一样的。

我弟弟，这个马上就要举行婚礼的男人，他不说话，我的父母就觉得没有问题。一个盛大的被所有人祝福的婚礼就在眼前了，说穿了，这是被众人允许的性交，这是被众人祝福的性交，他在合适的时候找了合适的机会以合适的方式谈了合适的女朋友。

那年我二十岁，我太诚实、太天真。从青春期开始，我就找不到我自己，我认为我并不是他们塑造的那个

我。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想去一个谁也不认识我的地方生活，不靠父母的名望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来。考大学是个机会，但是他们用他们的保护伞牢牢裹紧了我，就像胎儿的羊膜未破一样。

我承认我爱错了人，结错了婚，考错了研究生，在最后的的日子还没有到的时候，还是让我和我的文字来一场婚前恋，尽情快乐，至死方休。我根本不是你们曾经认为的听话的好孩子，我的骨子里充满了奇思异想，我有我自己绚丽多彩的梦幻王国。

大一大二那两年，我和我爸每两个星期通一封信，我爸的信，颇有傅雷家书之风，我的信则事无巨细全盘汇报，直到我二十岁那一年，也就是过了那个我得知奶奶过世以后放完暑假回校的那一年。我给爸爸写信说我遇到了一个男孩子，大家在一起相处得不错，一起学英语，一起爬山，过得很开心，没想到接着的来信言辞激烈到让人无法接受的地步，我挨了一通痛骂，我忘记那些词语了，接到那封信，我简直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那个时候，我和那个男孩联手都没拉过，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谈恋爱。

在我们囚笼一样的城市生活中，人们没有权力表达愤怒，哪怕是在家

里摔了个盘，砸了个碗都会被送到精神病院去。

我死以后，请把我的一张照片和我奶奶的一张照片并排摆在XX路的书桌上吧，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写字给她看，有我陪着她，她一定会高兴的。

我为什么停止吃药，因为这药阉割了我，让我失去了对文字的敏感和写作的兴奋。我承认，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没选择留校是个错误，原因在于，我厌倦医学院里的人和事，我厌倦那些装在套子里的人，我厌倦那些“国家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我厌倦这个有病无钱莫进来的医疗体制。

我当过三年医疗设备推销员，我懂怎么给那些以教书育人治病救人为天职的我的老师们送回扣。这三年医疗设备推销员的工作彻底毁了我的身体和精神，我的抑郁症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基本痊愈了。现在它复发了，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每个月，我都有十几天的时间卧床不起，而每一次能起床的时候，我都要写字，一刻也不停地写字，然后，又是另一个周期。

我一直向往着一种生活，就是每天洒扫庭院之外安静地写字，然后一个月一个月地看着自己写的字变成铅字，用写字来养活自己，过着平淡安静的生活。

在医院住的两个月，把我变成了一个木讷的没有梦想的人，我再也写不出精彩的词句了。

文坛，也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之处。但与文字相关的工作，总是相对比较自由，可以不坐班，那样我就可以每天做白日梦，说不定还能梦见卡尔维诺的《我的祖先》。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虽然我自己是一个精神病人，那么，我可不可以为那些病友们呼吁一下，请我们的当政者少吃两顿龙虾鲍鱼，改善一下精神病院目前的条件，至少，改善一下他们的伙食，不要让他们顿顿吃猪食，在对精神病人的日常护理中，能不能稍微增加一点人文关怀。

尼采疯了，他在大街上搂着一匹瘦马的脖子哭了。卡蜜尔疯了，因为她是一个女雕塑家，她爱罗丹，而罗丹却离不开他的妻子，她疯了，毁掉了自己几乎所有的作品。那个时候，她也只有我这么大吧。她被自己的家人送进了疯人院，在那地狱一样的地方一直活到八十七岁，世界几乎把她遗忘了，直到有一天，一个艺术评论家发现了她的作品——私语的女人，这个女艺术家的成就才得到了世人的承认，那些作品的艺术价值与罗丹的作品不相上下，罗丹毁了卡蜜尔。

我不推脱自己的责任，我爱错了一个人，结错了一次婚，去错了E市，考错了研究生，经错了商，但是最根本



liangyou